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周興嗣

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世居姑孰齊建武中舉秀才除桂陽郡丞梁受禪爲安成王國侍郎擢員外散騎侍郎遷給事中除臨川郡丞復爲給事中有千字文一卷集十卷

休平賦

白鶴羽扇賦

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而陽止既來集於衞軒亦傾耕於吳市騁瑤翮雪盈華寫潔通脊似介點首如翳縈吹動髮環涼入衣悽兮若秋之暮慄兮如雪之飛藝文類聚六十九

司馬褧

褧字元素河內溫人晉譙王承七世孫師事劉瓛齊建武中爲

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入爲尚書祠部郎遷王府諮議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

皇子爲慈母服議

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梁書司馬筠傳

迎氣不用牲議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爲鷹罻羅方設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

瘞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況今祀天豈容尚此請夏初迎氣祭不用牲（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司馬筠議帝從之）

參議尚書殯祭服

禮記玉藻云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預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皁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隋書禮儀志六天監九年司馬筠等參議帝從之）

量代脯脩議

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六年十月左丞司馬筠等參議）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并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舞夫識慮沉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掛而

右下之字
疑作足

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忘理信目雖晝嘗窺異見鋒起苟狗離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哉到此深可矜傷我皇道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始終之奧忌猶紫之妨蘂朱惡雅琝之亂鳳玉爰發聖衷降玆雅義信之以光揚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質使異學翦其邪心四方篤其羨慕謬以多幸預奉陶均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呈弘明集十

柳惲

惲字文暢河東解人齊竟陵王引為法曹累遷相國右司馬入梁為廣州刺史再為吳興太守卒贈侍中中護軍將軍有集十二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

示當作爾

釋訓之弘規，入室睿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發蒙，願會玄趣，窮神知微，測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疑，從春冰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開。祇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願，良以悲哉。弟子柳惲頓首白。弘明集十

庾黔婁

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仕齊，爲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歷編孱陵二縣令。入梁，爲蜀郡太守，終太子侍讀、散騎侍郎。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傳云：鯀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豕見。右七條。弟子

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眾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惟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狎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視聞見、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鼯危辯、鼓偽言、煽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皆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眞俗、三才融朗、九服移心、妝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微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踴躍、至如百家恢怪、所遮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且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隱從所

排抑無兼引自非格言就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懸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摭微塵秖增悚忏弟子庾黔婁和南

弘明集十

許懋

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五世孫仕齊爲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梁受禪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出爲始平太守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拜太子中庶子卒有述行記四卷集十五卷

答敕問雩祭燔柴

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

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梁書許懋傳

封禪議

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以

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亢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不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樸不應金泥玉檢

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時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下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蕤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祭水旱也是爲合祭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厯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梁書許懋傳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懋以爲不可因建議

駁明堂儀注

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梁書許懋傳

謝廣

廣齊末爲祠部郎入梁

時祭東城廟議

初祭是四時常祭首月既不可移易宜依前尅日於東廟致齋隋書禮儀志二中興二年四月梁武帥皇帝位祠部郎謝廣又議帝從之

陸瑋

瑋仕齊入梁爲國子博士

郊祀一獻議

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爲允隋書禮儀志一天監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以爲云云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

郊祀服章議

祭天猶存埽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茹席此獨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以藁秸爲下藉蒲越爲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

用袞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隋書禮儀志一天監七年

又議

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黑裘也。旣無所出。未可為據。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同上

明山賓

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宋齊徵士僧紹子。仕齊為州從事史。奉朝請。始安王遙光撫軍行參軍。廣陽令。梁臺建。歷相府田曹參軍。尚書儀部郎。還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天監初選為五經博士。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出為持節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中。歷太子右衞率。給事中。御史中丞。黃門侍郎。司農卿。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學士。兼國子祭酒。假節行北兗州事。大通元年卒

年八十五贈侍中信威將軍諡曰貞子有吉禮儀注二百六卷錄一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

薦朱异表

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値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梁書朱异傳

郊不應祼議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祼耳郊不應祼隋書禮儀志一天監三年博士明山賓議帝從之

省牲滌牲讚牲議

梁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

盛禮而令微吏宰牲頗為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事宰（通典作無親宰牲）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宰牲太祝令讚牲（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四年明山賓議又見通典四十五）

二郊同日議

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頊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隋書禮儀志一）（天監五年明山賓稱云云詔更詳議）

又議

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同上詔竝依議）

禖用雞彝牛彝議

尊彝之制祭圖惟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

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尋祼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禮物備也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五年明山賓議

又議

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同上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疑山賓云云帝從之

迎氣服大裘議

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袞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袞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八年明山賓議帝從之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邪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議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敎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敎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敎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藉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爲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彰彰甚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歷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縉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

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眞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末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殷發聖衷，親染神翰，弘奬至教，啟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戢。明山賓和南。

弘明集十

周捨

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齊太學博士顒子，爲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丹陽主簿。梁臺建，爲太常。及受禪，拜尚書祠部郎。歷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遷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遷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卒，贈侍中護軍將

筆，諡曰簡。子有集二十卷。

改奏三夏議

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爲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唯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隋書音樂志上。天監初，周捨議以爲）

元會受玉議

案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與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主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隋書禮儀志四。天監六年詔元日受五等贄）

璜圭璧並是何所可周捨云云又見通典七十

金輅議

金輅爲齊車，本不關於祭祀。通典六十四天監七年，帝以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謂云云

衮服議

詔旨以王者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衮冕，則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隋書禮儀志六天監七年周捨議制可又見通典六十一

安成始興二王爲慈母服議

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

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梁書司馬筠傳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安成王秀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舍人周捨議又南史七十一）

又議

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着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梁書司馬筠傳又南史七十一）

釋奠會議

釋奠仍會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着絳紗襮樂用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隋書禮儀志四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

丹陽琅邪二郡斷蒐捕議

禮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

皆節日興仁非關及遠三軀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廣弘明集二十六

鼎銘

天下盛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戺波圓月鏡傳之無已藝文類聚七十三

司馬褧

褧字元素河內溫人仕齊爲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掌治嘉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歷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進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御史中丞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幷石頭戍事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有嘉儀禮注一百十二卷錄三卷集九卷

東宮樂議

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

通典一百四十七天監六年仁威府長史司馬褧議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難滅性論竊以洪波慈被道冠眾靈智照淵凝理絕羣古七禪八慧之辨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煥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而果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遠尋邇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朱之目鳴鍾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苟狥所懷坐顛坑穽伏覽皇上令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寂而更闡啟幽途而還晰雖復列聖齊鑣羣經聯奧靈山金口禪冰玉舌終不能舍此以求通違茲而得正信哉澡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此言展方盡述讚弟子司馬褧呈弘明集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柳憕

憕字文淵，河東解人，齊尚書令左光祿大夫世隆第四子，歷給事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後爲始興王鎮北長史，隨府還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有集六卷

賦體

飛鸞竦兮不停，陰徂川逝兮無暫舍，白日出兮爍晚辰，春雷奮兮動蘭夜，竊匪報於儲闈，叨洪恩於長綴，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纓於

唐化（藝文類聚五十六）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淵旨沖邈，理窮幾奧，竊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惟一性，般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

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揚罝紛綸、徒然穿鑿、凝滯逐往、將摒名教、聖情玄鑒、理證無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歸、實假雙祛、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各俱盡、來告存及、悲抱惟深柳憕頓首白、弘明集十

謝綽

綽、陳郡陽夏人、天監初廷尉卿、終少府卿、有宋拾遺十卷、集十一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綽和南、辱告蒙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識、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啟群疑、竊惟人生最靈、神用不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鄰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滅、是以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況復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贊始於黔黎、導識業於情爽、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

慙其靈宇范氏悟其膏肓預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懷游聖終慚管窺頂奉戴躍永懽餘誘謝綽和南弘明集十

庾詠

詠仕齊未詳天監初累遷太常卿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竊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舊論欲以有知同此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值飲化之幾則二諦之言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群疑與春冰俱釋雖發論弘道德感沖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無斁弟子庾詠和南弘明集十

王琳

琳、字孝璋、瑯邪人、舉南徐州秀才、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終司徒左長史。案後梁別有王琳見卷六十八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上、拭目神藻、鳧抃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惟重、弟子王琳荅。弘明集十

王錫

錫、字公嘏、琳第二子、天監中、爲國子生、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洗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普通初、轉中書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去職、時年二十四、中大通六年卒、贈侍中、謚曰貞子。

宿山寺賦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遊覽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寔顯敞而高居延層軒之迢遞屬廣廡之踟蹰差繡栭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陟飛陛於峻岨登步櫚於絶頂既中天而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而怡曠階肅肅而虛靜聞華鐘之妙音矅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𥦗木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遐迥兮望通平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煙於岫裏眄列樹於巖中樹陵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迢遙於原野心放曠於簾櫳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漸落翫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迥高枕而極星闌（廣弘明集二十九上）

王希聃

希聃天監初廬陵太守

奏聞獲銅瑞劒

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凶奴將滅白旗表徵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梁書天監五年廬陵太守王希聃於高昌縣獲銅瑞劒二口以聞云云案今梁書武帝紀天監五年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劒二不載王希聃奏梁中書郎謝吳有梁書一百卷隋志僅存四十九卷御覽所引蓋謝吳本也

張緬

緬字元長范陽方城人武帝舅弘籍子天監初襲丹陽縣侯起家秘書郎歷淮南武陵二郡太守御史中丞卒贈侍中有晉書鈔三十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尋三世昞然二果昭著安可戢六塵而不曉迷五途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瞿曇之正法所謂輕塵一旅敵堂堂之鋒蚍馳騖與騏驥而並行恐長劫有蠢領蟲

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精神無異入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鑒兩祭而知不滅喻妄作於背親義隨入引而弁八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爲設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言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魔徒非但闇覩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歸信闇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弘明集十

陸璉

璉里系未詳武帝詔修五禮以璉及賀瑒嚴植之明山賓沈宏爲五經博士有軍禮儀注一百九十卷錄二卷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璉白逮告垂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照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尋內外羣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銓五禮以通愛

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神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口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尙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游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昏悵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宣抃舞弟子陸璉呈（弘明集十）

沈宏

宏吳興武康人天監初五經博士有春秋經解六卷春秋文苑六卷春秋嘉語六卷春秋五辨二卷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夫惟機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墨探頤斯凱豈能拯重雰於有惑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上德表物垂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

案弘明集五藻作天璪 爰汲作汲淵

含氣當作合舉

暉遠比溟海近譬井幹粵今逖古孰能識乎此猷至如經喻雀飛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帝齡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回凡此彝列不可悉紀又五道遞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但郤克躡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至嵩與若士齊跡今仰墜五藻俯逮闡提所謂若披重霧以覩合璧出幽夜而昞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覩海寶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沈宏頓首和南（弘明集十）

顏繕

繕天監初累遷光祿勳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猥枉明誥須述敕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據昞然表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夫目所不覩帷屏為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仗外書外書

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符同、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卽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允、蒼生管見、已晦而復曉、晚俗淪冥、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預從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惟存來緣可期、載懷鳧藻而已、弟子顏繕呈、弘明集

孫挹

挹、天監初爲倉部郎中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淵曠、非井蛙所遊、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一毛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璿機而緫極、秉上智以調民、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

案弘明集本作來

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永猶復震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緣理既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靡孝敬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岐行喘息同識斯懽蠉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來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啟脩戢弟子孫挹和南弘明集

劉洽

洽天監初太子中舍人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存示勅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俯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爻繫囊括經典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範希夷卓爾難得而闚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爲佩洽乎既人照若發蒙比故修詣申講復也弟子劉洽頓

首呈弘明集十

王仲欣

仲欣天監初爲建康令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荅臣下審神滅論伏讀摛麗抃不勝躍皇帝叡性自天機神獨遠五體外照三明內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鑽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淸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心法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凫藻王仲欣和南弘明集十

沈緄

緄爲豫章王功曹參軍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緄和南弟子竊以爲交求之道必取與爲濟至於瀆蒙不告則空

辨作辯

致憧憧儵魚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諮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冀績稽不退堅冰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升堂遂招以法流杜渡云召濟馬於彪泉不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荅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忘疲瘵搆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屬既伸三世又辨鬼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鉤深旨超繫表蒙情易踰而能是空銘未示終愧鑽仰弟子沈緄和南弘明集十

張翻

劉天監初揚州別駕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千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三世孝享之範義貫百王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闇變情湬距移

志反澆風於遂古振澆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粤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塗弟子昔聞師説悟太傅之旨今佛日時奉不滅之訓信以照晢希蒙矜洗靡蓋足蹈手舞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弘明集十

郭祖深

祖深襄陽人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爲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末爲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

輿櫬詣闕上封事

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旣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褫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勤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勳厚祿賞未均無功側

人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
爲國本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
農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奬本年豐歲稔猶人有饑色設遇
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尙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
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
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效賒也今
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
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
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
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
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
師則鬼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
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

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昊雲昊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恒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見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謟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聚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忠讜

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朝廷擢用勳舊，為三陲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勳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

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

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眚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豪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僮隸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賞

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嚴督須加糾擿

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曉在襄被起爲吳郡固辭讓

請復郊四星南史七十郭祖深傳帝溺情内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其略云云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

何偶

偶字彦爽東海郯人位至臺郎

拍張賦

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禀賜不殊。南史三十何遜傳

何遜

遜字仲言。偶從兄子。宋御史中丞承天曾孫。州舉秀才。天監中。爲奉朝請。遷中衞建安王水曹行參軍。隨府還江州。還爲安西安成王參軍。兼尚書水部郎。除仁威廬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有集七卷。

窮鳥賦

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寓物而知寂。翩排虛蓺文類聚作空而不矯。望絕侶於霞夕。聽翔羣於月曉。旣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時復搶榆。決至。觸案窮蹴。若絕氣而自墮。似驚弦之不飛。同雞塒而共宿。啄雁稗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靑鳥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暉。雖有知於理會。終失悟於心機。初學記三十。又略見藝文類聚九十二

與建安王謝秀才牋

州民泥塗何遜死罪即日被板以民充年秀才民謝聲口口口非關右月旦口口口名誰錄覩物託與乏濟雅之才口口口文豈飄然之作伏惟大王殿下令問令望邁楚逾河好德好士雲歸海赴若夫選重雄州望隆覲國必使聲高後進德繼前修民學與扣鐘辨慚炙輠將以允應貢選待問金門上第甲科既慚簫管覩維晝彌畏友朋恩榮忽覃因請無涯便當安忝儒服濫同齊吹戢荷屏營忻惶共色不任下情謹奉牋以聞

為孔導辭建安王牋

士實塗泥美非竹箭昔逢際會忝申名齎悠悠漢水獨鶩輕舟雖慕義如歸而暗投多恥遂禮頻上席愛比後車感此隆遇八翔輕死軒蓋出內歷念陪遊府朝升進隨事多幸賜餘論於顏色奉德音於宴私藉此增榮遂延繆價今便除名復 足在寬身非木石

戀同犬馬雖朝夕曳裾無違接侍而職務一離有同賓客瞻階下拜屑涕無從永言僚故載懷罔已頡頏之禽倘悲於出幕崇茸之獸結志於首丘

爲衡山侯與婦書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絶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藝文類聚三十二

案前明張溥所刻集本有七召張溥本從之七召出文苑英華三百五十二在簡文帝七勵之後無名氏前不言何人作葉紹泰又編入昭明集皆無所據也今入梁闕名類

徐緄

緄天監初歷黃門郎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緄和南等告，并逮示敕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叡，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普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亘夜，長昏俟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渝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蠡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緄和南。弘明集十

王靖

靖，天監初為公論郎。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巖廊，游心萬古，居無乘日，道勝惟機，發訪群下，博弘孝義，資深淵玄，理深樞極，自非聰

明狗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關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惟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含和飲愢之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身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玉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盜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王澤既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弘明集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均

均一作筠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天監初爲郡主簿歷建安王偉記室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有范曄後漢書注九十卷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集二十卷

八公山賦

峻極之山蓄聖表仙南參差而望越北邐迤而懷燕爾其盤柏基固含陽藏霧絕壁嶮巇層巖迴互桂皎月而常圓雲望空而自布袖以華閣帶以潛淮文星亂石藻日流堦若夫神基巨鎮而卓舉荆河箕風畢雨育嶺生峩高岑直兮蔽景修坂出兮架天以迎雲而就日若從漢而迴山露泣葉而原淨花照磯而岫鮮促嶠萬尋

平崖億絕上被紫而煙生傍帶花而來雪維英王兮好仙會八公兮小山駕飛龍兮翩翩高馳翔兮沖天 藝文類聚七

吳城賦

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磯水西有舞鶴故墟榮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千悲億恨況復荊棘蕭森叢蘺彌漫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夏槿唯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藝文類聚六十三 初學記二十四

筆格賦

幽山之桂樹恆紛風而抱霧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條爲此筆格下跗則岩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員員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窗而儲筆 藝文類聚五十八

碎珠賦

寶月生焉越浦隋川標魏之美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趨麗亦緻履而升妍豈銜恩以赴睐獨佩蛟而驚天瀛淮激電甘海震雷明珠碎矣于川之陰視員流而失轉見折水之喪迴謝驪宮之瑞飾粉蠹蚌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芭昧芳徽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宣珠之形兮（藝文類聚作珠兮珠兮）不復全撫陸離之瓊佩弔幽翳之金筵豈照車與璿燭但黃塵及寒煙聊歌曰玉山之津兮已濡幽蘭之草兮亦舒又聞珩璧之獨照不見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青雲之可尚當與碎珠而同禊（初學記二十七又略見藝文類聚八十四）

橘賦

增枝之木既稱英於綠地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見雲夢之千樹笑江陵之十蘭葉葉之雲共琉璃而並碧枝枝之日與金輪而共丹若乃秋夜初露長郊欲素風驚寒而北來雁銜霜而南渡方

散燥於年深遂凝貞於冬暮藝文類聚八十六

揚州建安王讓加司徒表

臣聞玄黃之馬事絕於銜鑣蟠朽之材飾乖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器無取遠物近身於焉在譬藝文類聚四十七

與施從事書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為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藝文類聚七

與朱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

千轉不窮，猨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河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藝文類聚七

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猨啼，英英相雜，緜緜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藝文類聚八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助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濊川，世為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獸情，賊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呼，子羽濟川而怒目，佽飛拂劍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為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平

闊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脫而河傾左啖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鉤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燋北島使蓬萊之根變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搖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藝文類聚八十四

食移

月光雖犨風氣入巽細而如綱細柳如絲雖隔東西之想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恆情羌難得而覼縷也亦有絕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寶忘懷於寤寐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綺窗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恆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槪欲彈琴

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雁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皐綠施之筍，洞庭紫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脯，丹山鳳足之菹，千里蓴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玉，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枝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慊義，藝文類聚七十二

餅說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

對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藝文類聚七十二 御覽八百六十

連珠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娥媌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守玄豈乏炫曜之才 藝文類聚五十七 文苑英華七百七十一

蓋聞義夫投飢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壘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珪之位 同上

劉勰

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天監初爲奉朝請中軍臨川王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太子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後變服爲僧改名慧地有文心雕龍十卷

文心雕龍序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

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輕采毛髮

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絣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梁書劉勰傳又略見南史七十二御覽六百一

滅惑論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銘死爲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眞僞煥然易辨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氣必終礙於

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壽闇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壽業始於觀禪、禪練眞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僞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習養身、據理尋之、其僞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暗鳶飛、戾天寧免爲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二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髡頭、主不棄妻、而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爲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闕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

梁宏明集史作太京索作亥嬰

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僞，興造無費，苦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廢，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訕一作）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於戰伐，存者七君。夏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盡此之由。京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

食下脫別字
推當作權

迹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緞俗因、本修敎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鑑燭人世、過馳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辨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推、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沿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舉、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敎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澆樸、澆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敎觸感圓通、三皇以澆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眞、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人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髠頭之苦、

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誡惟學不孝何故言哉誡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敎中國絕之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敎有二緇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受累髮者形飾受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敎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與世敎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敎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詺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爲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禕改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屠爲圖、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家、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頌、允塞宴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惟字是求、宋人申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義、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

字俗

又云胡人粗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厮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柔德用刑、何愛凶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獫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道、而狐貍是誅、淪滑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拏戮可息、既佛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曰、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粗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

脫也

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乃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農數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寍肯書符湯武抒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曰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邪何以奉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眞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

道但感有精粗故敘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故能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眞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遯實爲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乃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與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算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邪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翽騰好色觸情世所

涶當作唾

若當作苦

奥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其愛故寶惜液涶以灌靈根避災若病民之恆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利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奸方理穢詞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實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迍則蠍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當比玄妙上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孰與藏宮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跡精麤已懸覈以至理眞僞豈隱若以麤笑精以僞謗眞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弘明集八

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

夫道源虛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盪

先入感鳳之寶九河方道已致應龍之書況種智圓照等覺徧知揚萬化於大千擒倚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舲游水馳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似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推盤鬱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艧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煇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踟躕而忘歸藝文類聚七十六

劉孝綽

孝綽字孝綽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小字阿士齊大司馬府從事中郎繪子天監初爲著作佐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水部郎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尋補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郎復爲洗馬出爲上虞令還除秘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免起爲安西

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兼司徒右長史太府卿太子僕員外散騎常侍廷尉卿免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復爲太子僕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除祕書監有集十四卷

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

臣聞大邦維屏旣撫宗子之詩思樂頖宮有駜僖公之頌特以周興九伯錫壤參虛漢啓二河分珪舊楚自私家慶總集微躬雍部襟帶跨制數州西拒嶢關北跨鄧塞雖復呼韓來朝稾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當王戎雅識羊祜尙義臣退求諸己無或寧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初學記十

東宮禮絕傍親議

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

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請至卒哭。梁書昭明太子傳 南史五十三

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啟

生木遊火之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爲定於郟鄏，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藝文類聚九十九

謝爲東宮奉經啟

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廣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庠，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盛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寵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夕死，況茲恩重，彌見生輕。藝文類聚五十五 初學記二十一

求豫北伐啟

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桓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苻堅，山濤謂羊祜不强，建成侯卒

平孫皓微臣之讐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藝文類聚五十九

謝西中郎諮議啟

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疏侯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冤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骨肉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載天疏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為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汙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效答梁書劉孝綽傳

謝東宮啟

臣聞之先聖以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為阿宰

而前毀後與、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屈平、絳灌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游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為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訛罹難、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纏、幸得彌於肅喑、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勢焉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遠見疵、復使引藉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

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槲茲媒識、且歎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梁書劉孝綽傳

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啟

味過瀹鳳、珍踰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鷁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徼遭逢、復等受釐、預頒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藝文類聚七十二

謝晉安王餉米酒等啟

傳詔李孟孫宣敕旨、垂賜米酒瓜筍葅脯鮓茗八種、氣苾新城、味芳雲杜、江潭抽節、邁昌荇之珍、壃埸擢翹、越葺精之美、羞非純束野麏、裛似雪之驢、酢異陶瓶河鯉、操如瓊之粲、茗同食粲、酢類望甘、免千里宿舂、省三月種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茶細

謝給藥啟

一物之微、遂因膏肓、名觸上藥、爰自城府、雖巫咸視診、岐伯下鍼、

松子玉漿、衞卿雲液、比妙衆珍、寶云多愧。藝文類聚八十一

謝越布啓

比納方纖、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鳥夷。藝文類聚八十五

荅湘東王書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覩尺錦、藝文類聚作什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悲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埽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其非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己反躬、載

虜當作膚

懷果息但瞻吾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自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梁書劉孝綽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五十八

與弟書

方弘游典墳脂歌林淵覽興衰於千載觀榮落於四時歲時紀要

答雲法師書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敕旨所答劉太僕思效啟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閱希有身心踴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於周后兵旗引蹕防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寰寓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茲菩覺降迹閻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導三有仁濟萬物猶以發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劍御搖朝詣道場瑞花承足入觀雕輦之盛金輪啟路物覩頭英之飾顯實關權事均祇鷲本無四畏盈慮五怨思效遂屬引梁丘隨劍之說日彈偏琵之徽何異迴龍象於兔徑注江海於牛迹聖旨慇懃曲相誘喻

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破羣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覩眞言但惑纒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徧植何逢法教覩陪寶座預餐香鉢復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猴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釋藏衆五廣弘明集二十八上

昭明太子集序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匕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迨夏周可得而稱啟誦而已雖徽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闃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摛藻銅貧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固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諷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

以弦誦之餘、晨總鄒魯之儒墨、徧紬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寶副元首、皇帝凝拱巖廊、委成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機、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欹案而忘怠、況復延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偕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謬、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衞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質疑於蘇林、問辯侍於衡據、區區前史、不亦恧歟、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破、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闡示有空、敷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攖須提舍鉢抵攻滕蘭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握牘持鉛、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

宴遊西園祖道淸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逸與詠並命從遊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笑賜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尙有似讚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埜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仿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測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司空安成康王碑銘

昔者重華文命並胄高陽之苗豐邑舂陵俱纂帝堯之緒而虞夏革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興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則本枝別榦誕自河嶽五百之期竇膺命世卜商有聞是謂色難承志望顏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權之言爵里衞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具美歷觀前修峩峩焉非嶽陵之所至浩浩焉總江漢而為長故能擊水三千摶風九萬排天闕而俯眡掩浮雲而上征皇帝甄名挺聖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夏利建藩屏固葉深根郕霍酆郇方周啟祚封公為安成王食邑二千戶允同衞叔賜鸞器於商祁殊異應侯戲桐珪於汾水乃公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楚之對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陳聲路之殊品金作貢不與惟海球璣犀象又無求於晉國況以雲夢九百之

宏侈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禦煩以寡、居高而降、執沖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為政也、莊敬足以範物、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勵俗、天監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竊組高義、況復祇承帝命、來仕王家、兒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而奉作賦之私、常懼靈雲之惠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經塵之效、莫展而峻極先猶、思所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

昔在文韶、五賢二聖、漢滿魏昇、微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癸自妙年、令問不已、一孝一悌、實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用茲先覺、道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宛濱、地猶小腆、民同世復、皇情睠正、屬難推轂、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誰謂路永、江漢已浮、彼蒼不惠、遽反成周、川迴沂軸、塗引歸旐、藝文類聚四十七

栖隱寺碑

開方便門示眞實相置甘露室遊甘露津苦語軟言隨方弘訓俯心降迹逐物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慢九邪一淪而莫曉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龕廟自妙法東注資化西漸公卿貴士賢哲儁人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

給孤獎藹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因地雖舊域其宇推新召槃且思羊碑猶泣況我仁祠義喻生立遺愛伊何形于南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層爍景衢交達巷門臨樹屛玉居推妙三空愧薾銘施柱側記法庭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說敬勤雕鐫芬域未滅斯文在旃 藝文類聚七十七

全梁文卷六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潛

潛字孝儀以字行孝綽第三弟天監五年舉秀才除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中撫主簿遷尚書殿中郎除安北晉安王功曹史補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擢建康令大同中爲中書郎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爲中書郎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中大同初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初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有集二十卷

歎別賦

在羈旅兮爲思每居常而不樂意難偕於駘蕩情易邀於隕穫愁

非和而自來，夏試排而不卻，退求已以自省，概撫衿而太息，位不侔於一進，髮徒彰於二色，名有似於務耕，學無均於聾織，在初歸之為慶，庶因拙而自收，保私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遊，校小文於搖筆，比楷式於臨流，心每歡於接膝，行如喜於同軌，忽一去而數千，遂離居而別域，阻同被於當寐，乖共湌於終食，唯憑遠望以代歸，負相思其無力。藝文類聚三十 初學記十八

為臨川王解司空表

臣以庸薄，謬竊隆重，職班三事，任總六條，衣袞坐槐，既闕論道，馳傳稱棠，尤慚為政，而俯司土地，仰燮陰陽，棟橈之譏已彰，慾伏之咎爰著，今水沴乃作，旱寇為災，山無鬱蒸，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職是當，於何逃責，乞降茲台步，協此天人。藝文類聚四十七 御覽二百八

為安成王讓江州表

臣聞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恤於銜轡。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

臣聞六轡沃若，不策玄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林。何則？踏踴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竝藝文類聚五十

爲南平王讓徐州表

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枌榆望重，非可臥治。臣綿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應茲恩榮。藝文類聚五十

爲臨川王解揚州表

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尤慚大小之獄，故以結詠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湌，

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

臣大邦維屏、既慚宗子之詠、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閈元伯、錫壤參墟、漢啟三傳、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覲、稾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己、無或寘安、進思盡忠、歸乎犯諷、藝文類聚五十

爲李揚州舅讓表

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水淼漫、危同三坂、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心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藝文類聚五十

爲晉安王讓丹陽尹表

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

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藝文類聚五十

爲雍州栁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

楚備實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故言借寇之風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膴膴於周原包怨怨之佳氣昔炎君出撫近駕班輪喬卿在政盜投袞服焉潙熊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燮理有光司牧藝文類聚五十二

爲江僕射禮薦士表

陛下緝禮裁樂化俗移風當扆思治分宵夢相枯岸之珠既論淵山之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學蓮幼能斧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朱朋友扣其洪鍾聲無愧於東箭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握蘭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勵臣鑒非止水職隸搜揚前竭謏聞先自鄉曲

爲江侍中薦士表

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欺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字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彌閑刀筆前攝縣汎濆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人爲難塞緣所悉而薦 藝文類聚五十三

爲臨川王奉詔班師表

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稟雄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擊軹在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玄陰居節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茲介胄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幽谷之士將封而莫遂雖荷杕杜之恩終懸采薇之旨 藝文類聚五十九

爲始興王上毛龜表

臣聞嘉瑞五雲，既著方策，故名千載，可得而傳，是以玄禁赤文，求表軒黃之政，神龜靑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寔荷謙夷之慶，甲生毳羽，豈非銷讒之徵，實皇家之巨瑞，庶民之休幸，藝文類聚九十九

彈賈執傅湛文 梁大同中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譜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飮酒，時上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瞚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闕，出悖慢言語，連及於上，共執忿諍，湛昔經殺牛，誤又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藉，特遂解網，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懈駑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蹈極刑，抑對鞠書，累逢鬬過，未聞報效，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餅，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覩廄令之忠，甘泉道蕪，遠見扶風之罪，宜其徇乎東市，尸彼敲門，南

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疑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悢鴆之逆雖跡似折奸意由肆憾惡慢於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巳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紛之難是使王嬌悲於連累黑要喜於得川太子舍人始與蕃王臣蕭毅幸因祉祚爵預藩屛而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賓未遊於雕苑號怒之容日醉於酉池致使博徒跅弛慢醉盈路醜顏受辱會無發糺並怨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譜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厠預官流刺倘施行輒不禁止 文苑英華

六百四

十九

從弟喪上東宮啟

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劍匣光岀壁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勒妙

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韜此深仁齊茲舊愛藝文類聚二十一

爲王儀同謝國姻啟

卽日主書王靜民宣敕安吉主降嫡臣第三息實臣素里庸族蓬衡賤品寧隔伊絹之禮望絕下嫁之姬而聖慈猥洽皇姻曲建荊布陋飾已膺凡璵貴薪微屑復降肅邕頻煩叨荷內外榮抃藝文類聚四十

謝東宮賜五色藤筌蹄一枚啟

炎州采藤麗窮綺縟北户錄段公路云新州作五色藤筌臺時之精絕孝儀云云得非筌臺與筌蹄訛歟侯景淋上常設胡床及筌蹄今海州歲貢藤飯匣一筌臺一是也又本行經云河龍女名尼連茶耶上太子寶筌提按筌蹄筌臺筌提同物異名六朝以後無此器物矣當考

謝女出門宮賜紋絹燭啟

孝儀啟左右袁文成奉宣旨宣知臣私營發遣垂賜紋絹二十疋

燭二十挺、臣家本貧儆事多墨闕、桓宴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綺易儀秉而不息三複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渥之墜寶見因心、小人微賤豈能勝報不忘、初學記二十五

除建康令謝啟

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渭城游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摺壓綏飛鵝、且見爲榮、藝文類聚五十

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啟

苗鋒珍鋌、利極鉤芒、誰當擁以雄身、鞘而安體、不令北海小雅、孤擅穿勝之義、廬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爲王儀同謝宅啟

昔晏嬰湫隘、齊景營其爽塏、孫歷無家、晉武爲之築館、或功高干戚、德亞一時、故蒙考室之榮、以降肯宇之澤、並辭而處、傳芳前載

臣才愧昔人，恩同往哲，豈宜妄荷重增疵忝，但匈奴未滅，遽當輪奐之美，環堵爲室，遂得歌笑於斯

爲武陵王謝賜第啟

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迴青路，畢晏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閑居，臣幼自宮掖，長遊城府，雖輪奐之美，多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遂謀家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甍，一朝引徹 藝文類聚六十四

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啟

雕鏤新奇，織製精絜，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瓷，似逢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六十七

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啟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藝文類聚六十九

謝東宮賚酒啟

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莓，玄泥首，才比蒲桃，盂他銜壁，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籌得連類。藝文類聚七十二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啟

孝儀啟，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即慘，於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鬬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過，殷杯未遜，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途，便申私飲，未聽囂取，已覩螘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眡，豈覩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即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不任謹啟事。初學記二十六

謝晉安王賚蝦醬啟

龍醬傳甘，退成可陋，蜓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illegible]

寶流歡若無辭鍱。　藝文類聚七十二御覽八百六十三

謝鄱陽王賜鉢啟

珍窮貨貢，製極純金，川貫寶樅，文包龍鼎，雕鏤海錯，圖載山經，閱斂靈於器中，弄神爻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觀。遙羌齊愧。　藝文類聚七十三

謝東宮賜城傍橘啟

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縑素，漢譽封君，因以俛定穰橙，俯連楚柚，當似魏爪，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蜜而成甜，重似倒影陽池，垂華金堞，信可珍若榴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　藝文類聚八十六

謝晉安王賜甘啟

便得俯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冰壺，立消煩餒，頓除酩酊，追嗤齊相，進不剖之實，遠笑魏君，逢裂牙之味。　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謝始興王賜柰啟

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沖，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熟，潘園曜白，孫井浮朱，并見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藝文類聚八十六

爲晉安王謝賜鳧鴨啟

形類沈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籠，吳甒未占，復有背如車蓋，胷垂御月，口疑犀擽，腳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千金之沼，藝文類聚九十一

謝豫章王賜馬啟

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僕越兩驂，既同八駿，循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藝文類聚九十三

謝始興王賜車牛啟

下宮安於躡履，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可屑心，慈渥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服，將申共軫之美，漆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蹠雷，

不能均斲

謝豫章王賜牛啓

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皁蝦驚，下澤是驅，馮軾修途，既獲坐馳之致，馴蔡廣庭，方念載蹇之勛（藝文類聚九十四）

北使還與永豐侯蕭撝書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權擬衛律所治，而毳幘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反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初學記御覽作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藝文類聚五十三初學記二十御覽七百七十九）

探物作豔體連珠

妾聞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多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蘭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秖結秦婦之限，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藝文類聚五十七、文苑英華七百七十一

平等寺剎下銘

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頻果絕其軟言，細毫收其廣照，紺鉢遺形，託慕所依，紅爪餘暉，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玉剎競脩，豈止天界飾其四園，龍宮陳其七寶，樹似雙林，峯疑鷲色，孕吐仙霧，涌瀨靈泉，燕室緣雲，精廬切製，漢乘祕殿，宋美御房，羲和假道於梁，恩翔縱迴翼於飛棟，建章厭勝，未及雕甍，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瑰，階填聚玉，絡以如意，飾用沈楨，火齊勝明，燭銀颺采，釋梵奪其身光，日車貶其輪照，辭曰，

惟茲寶塔，妙跡可傳，盤稱鄰境，樓美淄川。雙龍虛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剎，耿介凌煙。珠含朧月，幡垂浮天，寶鐸夜響，銀地朝鮮。檐楹迴霧，砌卷香蓮，翻鑑下梵，墜鶴歸仙。洹沙擾擾，世界綿綿，踐茲勝影，祛彼蓋纏。藝文類聚七十七

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

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巨繞譽日，無德稱其道。況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龔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閒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轅，還林現疾，夢樹既沈，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爪紺髮，可得崇以妙剎，顯用珍函。彼彌陀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歎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則映蹤巖閒，猶對鷲山之

禮末又徘徊闈外似救眦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内披蓮未爲多有銘曰

菴有淨國寶雁多祉葉産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荷遞起伊尹甄桑伯陽產李藝文類聚七十六案梁書本傳云敕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卽此

劉孝威

孝威孝綽第六弟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有集十卷

謝賚官紙啟

臣與謝嘏俱慙恭聖臣之銜檄賓愧魯般之攻嘏之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勢甚易貲助行賞爲渥過隆雖復鄰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準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藝文類聚五十八

謝晉安王賜錢啟

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睢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藝文類聚六十六

謝敕賚畫屏風啟

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顧大實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憑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藝文類聚六十九

謝賚錦被啟

色艷蒲萄采踰聯璧鄂君懸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鵠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七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啟

齊桓伯疫之器周穆軒宮之寶孔糜香飯素糅糗漿五杏七桃靈

瓜仙瓊莫不氣馥上天藥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藝文類聚七十二

謝東宮賜淨饌啟

靡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膸乳漿苞蔗捺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荅藝文類聚七十二

謝東宮賚鹿脯等啟

上林絕胡人之傳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之遊獵李廣之馳射遠歸於廚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藝文類聚七十二御覽八百六十二

謝東宮賚炭啟

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冰合無待王霸之助聚而為嶽大

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牙獸鑪生烽焰室滿紅光雉裘入而識奢
瑊布焚而無污
謝東宮賚稱啟
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開之值紺子為靈散得自莊篇楚
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永羞莫敢相擬藝文類聚八十二
謝賜棕啟
孫井浮朱初學記二十八
為皇太子謝敕賚功德馬啟
伏惟慈我徇物屈己濟民該天地而大捨抱日月而為施既脫軛
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騊駼之廄名高夏后之龍
價倍田方之驥謹當秣以柏葉飾以丹罽加之玉鞍飾之金絡藝文
類聚九十三
謝賚熊白啟

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墀禁地無張
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璧殆惑朱公之價色麗燭
銀將甚穆王之寶藝文類聚九十五

謝賚林檎書

璅闥齊國止錫二桃遼至仙方裁蒙數棗豈如恩豐漢餘賜廣魏
奩妃女數而僅通辟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
上靈所貴下士希逢藝文類聚八十七

謝南康王餉牛書

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紫蹄無以逾其勁力邁
其致遠直循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
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藝文類聚九十四

正旦春雞贊

寶雞陳倉祠光表神雄飛帝漢雌鳴霸秦排膺激怒礪翅張嗔雷

鞭失焰雷車折輪助摽魏教擅場齊珍名流晉戟歌傳漢臣竊脂善盜搏穀雜馴綠鷃智淺蒼鷹害深雞姿五德歸于翰音藝文類聚九十一

辟厭青牛畫贊

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軼不入裴楸狡力難京肆怒横行朗陵鬭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價場隅仇覽獻豆滕嬰進芻雄兒揩式悍土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圖藝文類聚九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一終